





原件短缺

P. 1



障繭絲之間更多不堪自信不  
可告人者若我郡肥鄉 范父

母宋文正公裔孫也學優才敏  
斲試牛刀甫下車延邑紳士於

堂虛心採訪上青真



恤無時無念不以肥民之  
身家性命爲終始未及二載政  
聲洋溢淪浹四境綽有古循吏  
風一旦以內艱解組肥民千里  
裹糧赴院保留以無例不准

而公扶柩南旋矣百姓辦香哭  
送者不下數萬人舟過淮陰乃  
授余政畧四卷曰此勞吏二載  
夙興夜寐嘔心瀝血不避艱險  
不辭勞怨所經營區畫者也方



期次第以施惜功未觀成而慘  
罹茲變聊撫大畧幸告無罪於  
地方云爾余捧讀數過輒掩卷  
太息曰吾儒讀書服官患無其  
學有其學矣患無其才有其才  
矣患無其力有其力矣而心不  
足以副之往往逞爲擊斷流爲  
嚴酷官長百姓絕無真意相關  
况五方之民習各殊歷任之積  
弊難破芸芸望澤之氓如飢如



渴營營承伺之輩爲鬼爲蜮上  
而駁檄似雨誰憐陳請之婆心  
下而怨讟翻雲莫諒茹荼之予  
意雖有長才每多束手余竊歎  
今日吏治之難莫縣令若矣而  
公獨能出其肆應之才以展其  
擔荷之力恢恢乎游刃而有餘  
吾知其心之所積者誠心之所  
持者慎心之所徬徨而周浹者  
子諒豈弟之仁也故讀申詳而



見其愷切詳明公爲肥民請命  
之誠也讀看語而見其明允審  
克公爲肥民輸孚之慎也讀告  
示而見其往來諄復至于再至  
于三公爲肥民鞠謀直誥之仁  
也至於祭漳河而洪波南徙講  
律例而頑梗潛消其較古驅鱷  
遏螽之功曷多遜焉及讀勸止  
保留一示尤足見公與肥民懇  
懇依依全從一片真切血誠處



相爲貫通豈徒視爲紙上空文  
而已哉茲集也公之政畧也實  
肥之治譜也公其爲余亟登諸  
梓俾後之父母吾邦者庶有所  
矜式云

康熙四十年歲在辛巳陽月上  
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整飭淮揚  
道按察司副使前提督江西通  
省學政庚午科浙江副主考戶



部浙江司郎中曲梁年家舊治  
弟王謙頓首拜題



肥鄉政畧卷之一



雉臯范大士拙存甫著

雲間黃士廉介園甫

全訂

錫山吳維藩价人甫

申詳

請革陋弊

爲請革錢糧陋弊以蘇民困事竊照肥鄉地瘠民貧逼近漳河  
連遭水厄人不堪命荷蒙 憲臺加意撫綏瘡痍漸起又兼吏



治澄清屬在下僚無不震懾然尚有目前之陋弊未能盡除者不敢不亟陳 上聽仰請裁革也伏查肥邑行差地六千七百七十五頃每畝徵銀四分九釐九毫零寄庄地一百一十四頃每畝徵銀六分二釐九毫零更名地四頃每畝徵銀五分零八釐地六百六十頃每畝徵銀一分二釐至一分七釐零科則不同俱載全書不容增減邇年以來因雜項公費甚多前令支應不給遂憑社書科算每畝飛派一二釐不等立有御馬飛車以及應繳銀兩名色公私並用嗟嗟小民不諳會計惟令是從卽有洞悉此弊者亦謂所多不過釐許隱忍完納不知一畝多一釐十畝卽多一分一頃卽多一錢積而計之不可勝數何莫非下民之膏血乎 卑職 自上年十月間到任兢兢自凜細察利弊知肥邑有此累民之事若不亟爲釐剔是曠乃職守有負 憲臺栽培厚德故自三十九年爲始取徵收紅簿徹底清查一應地畝悉照全書科則核算不許里社多派絲毫又恐鄉民未及周知將額定科則逐項開列如易知由單格式遍示鄉城使民家喻戶曉其御馬飛車以及應繳等項名色卽將 憲臺察吏



安民至意宣揚開導出示嚴禁但哭須除革而法宜垂久合無  
詳請 憲臺批示勒石永禁以杜將來庶錢糧之會計得清而  
憲臺高天厚地之恩萬民頂祝無疆矣

議覆弭盜

為諮訪弭盜之良法以靖地方事 卑職 議得盜賊之興由於為

惡者十之二迫於饑寒者十之七蓋民即無良斷無樂於為盜  
者惟無恒產生業則衣食不足而一遇歲凶凍餒隨之由是迫  
而為盜此其大原也各省風俗淳澆不一大小強竊庸或間發

而直隸各府每每易於失事總因此方之民其性強悍而又家  
無積蓄惟性強悍是以愍不畏法而甘於為盜惟無積蓄是以  
民不聊生而易於為盜且近都諸郡旗民雜處奸宄叢集尤與  
別省不同也伏念 憲臺下車以來法紀維新風清弊絕四方

之人固已懷恩畏法蒸蒸向義即有一二頑梗不馴者亦皆革  
面洗心共勉為善矣乃盜賊之事時切隱憂諄諄諮訪此誠審  
度機宜必使 畿輔之地綠林絕跡劫奪無聞而後即安也 卑

職 仰遵 憲檄下詢謬陳管見其一嚴窩主大凡盜賊之來必



有憑藉若彼無所依歸同夥何以聚集贓物何以藏頓故飭保甲以祛窩主窩主去而賊難托足所謂防其不來者此也其一比捕役賊盜線索兵快必通若果勤於躡緝大盜不致漏網鼠竊不致遁形故立嚴限以比捕役捕役清而賊無躲避所謂緝之必獲者此也而葺墻修柵不可不亟也直隸各府地方遼廓村庄寫遠故大路則築土墻鄉村卽立欄柵使之有所界限以備不虞今加意補葺以固藩籬設一盜發卽鳴鑼放鎗竭力追趕賊將何遁乎此鄉城之守禦又其一汛兵鄉捕不可不設也通衢孔道商賈往來行李不絕故汛地則撥兵守望鎮集則差役巡查使之晝夜稽察以杜匪類今加意督率無使懈逸如有盜警卽乘馬帶械星飛傳報賊將焉往乎是道路之巡緝又其一此四條者乃弭盜之大端而又嚴禁賭博以杜其萌驅逐娼妓以滅其跡稽察歇店寺院以窮其處申飭游手好閒以絕其類如是則大者掃跡小者潛踪尚何根株之不絕而懲戒之不嚴哉至於飢寒所迫難以槩論哀矜勿喜體察輿情此又上憲轉移風俗教化斯民之大權非

卑聯

所敢臆議也伏候 憲



用維政事  
卷之一  
四  
裁

詳革府役

查得李三英身充 臺役三十八年糧銀抗不完納催里李之

茂屢受血比置若罔聞十二月十二日復往催督觸威毒毆驗

傷鑿鑿甲職因 上憲公差止以婉言開諭詎料三英自恃軍

牢護符公堂之上大肆咆哮目無三尺矣竊念錢糧關係 國

課三英既充衙役自應率先完納豈有遲悞抗違反肆強梁之

理封印在卽甲職不應上瀆 憲聽但恐此風一長將來錢糧

難於徵比理合詳明伏懇 憲臺大震霆威立賜革役庶甲職

便於按法究責而地方蒙 憲臺澄清胥役之福不淺矣

請豁馬價

為咨催事甲職看得分領回京拉車馬騾一案細查原卷前任

張令於三十五年十月領馬七匹騾八頭因病廢不堪在京之

時卽倒斃馬五匹騾六頭當卽報明博野縣轉報在案又本年

十月二十四日起沿途倒斃馬一匹在槽倒斃馬一匹騾二頭

亦經報明是所領馬騾已無存剩矣蒙 前憲以事關通省俯



念屬吏不堪賠累詳請豁免 陞院因倒斃甚多恐有捏飾情

弊飭令賠補前任張令復會同成安等八縣公籲具詳申府轉

請久在 憲臺犀照之下茲奉 檄提變價敢不凜遵第查此

事已閱三載馬騾皮骨久為灰燼從何變價若使果易設法賠

補前令已早為結案豈肯遲至二年有餘尚煩 憲檄頻催耶

至於 卑職 自上年十月間到任從前並未經手交盤之時亦無

變價移交今奉催提似不應以一縣公事擅自推諉但 卑職 蒞

任以來兢兢自守從不敢假公濟私派累民間而項無可那俸

無可捐糶糶下吏束手無策不得不叩陳請命仰懇 憲臺俯

電下情并鑒貧員實無設法恩賜轉詳倘邀豁免感戴 洪慈

如同再造矣

### 議覆撥馬

為請 旨事 卑職 議得各省營驛馬匹自有定額少一馬則少

一馬之應用多一馬則多一馬之餉乾二者不可或偏今陝西

茶馬撥給直隸營驛其中果有缺額者以之分領既能足數而

扣解價銀兵民未為不便但欲於足額之外再行撥給恐馬有



餘而糧不給必致牧養廢弛而營驛或有難繼之患不若分給附近各省彼此一轍庶為兩得也叅將安 呈請之處似屬可

行茲奉 檄催詳議敢陳管見伏候 憲裁

肥鄉政畧卷之一終

肥鄉政畧卷之二

雉臯范大士拙存甫著

雲間黃士廉介園甫

全訂

錫山吳維藩价人甫

看語

蠹快侮斷事

看得程洲乃肥邑生員而趙虎蔡丕基係前任閔令快役也閔令在任時曾憑趙蔡二人借銀六十兩雖所借不止一姓總以



程洲為首領閔令去任此項未清程洲索償趙虎與蔡丕基各認一半丕基業已還足趙虎尚有尾欠索取支吾不無雀角以致程洲上瀆

憲案

甲職

遵批查詢據程洲稱云尚未完結而

趙虎供已陸續清兩無考據皆因事遠年遙趙虎又以馬匹

抵算其價未免過高而程洲必欲取盈遂致葛藤不了

甲職

徹

底開導程洲情愿不索此帳止因趙虎素日無狀欲求洩忿

甲職

因念趙虎身充衙役自宜凜法何得藉官長之名借取民財

卽此一端罪已莫宥况又侮辱斯文乎相應痛責以儆將來蔡

丕基業已清帳從寬薄懲詞內趙金貂同族牽連審無干涉合

應逐釋緣奉批查事理

甲職

未敢擅便伏候

憲裁

惡子串棍盜賣寡母事

看得宇氏乃已故尚榮繼妻也宇氏生有二女分田三十畝原

與尚榮前妻之子尚天賜同居因子母不合歸於母家叠控府

縣屢斷不休茲復以子賣寡母上瀆

憲案蒙批查訊

甲職

初

閱情詞甚覺駭目及至喚質而程吉之說媒婁敬之求娶絕無

影響卽詢伊証尚天眷亦堅稱並無此事則宇氏之控竟屬子



月外正身  
卷之二  
虛本應追究教唆但釁起家庭不比尋常訐訟未便深求相應  
仰祝 憲恩俯從寬釋也宇氏理該仍歸夫族因伊堅執不願  
令其攜帶二女依子乃父字型家如能守志原田作爲饘養倘  
或改嫁卽爲二女奩資不許天賜復生覬覦從此骨肉調停均  
沐 憲臺矜全之德矣至於尚天錫與宇氏素日不睦此事雖  
無干涉然有媾母名分未便徑釋押令請罪以消其忿餘審無  
干均應省豁是否允協伏候 憲裁

羣虎毆命事

看得孫養廉充應肥邑天臺集錢行該完課程向係原差龐懷  
德督辦而懷德又令副差王福洪代催屢索未完遂至角口此  
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事至二十三日養廉入城懷德因副差  
受辱芥蒂未忘復行毆詈而皂役劉士俊衙門相護亦爲助虐  
是以養廉有羣虎毆命之控 卑職 奉批查審懷德士俊始猶飾  
辨迨至王加顯牛一林質証而真情畢露罪已莫逭應將兩人  
亟行杖做以彰 憲威者也王福洪雖造釁有由實未交手應  
與牽連之劉士傑二梅豆從寬逐釋 卑職 未敢擅便伏候 憲



裁

誣儒爲盜事

看得孫五常肥邑八營書役也向延劉漢裔代寫冊籍始爲賓主終若仇讐覆雨翻雲變態莫測今漢裔以誣盜霸產上瀆

憲案奉批發審據孫五常供稱昔年漢裔於昏夜在孫監生倉房相遇曾將好言相勸其語似涉嫌疑但無誣陷實據不便深求惟是劉漢裔曾同孫儲光出銀四兩典到孫五常地四畝契寫三年爲滿今未及二載遽然耕種而回贖之價又不交清應將五常薄懲并押追找價以結此案也餘審無干均應省豁是  
否允協伏候  
憲裁

就鏡伸冤等事

看得郭有寶有姪補女出繼尹克慎爲子改名春來已閱三載三十八年十月間有寶至克慎家探望未得一見而克慎又言出外無踪不無疑慮是以有寶上瀆  
憲聽蒙批查報正在喚審據克慎之妻王氏稟稱伊夫素有瘋疾自縊身死隨即據實報明但正當訐訟之時忽爾投繯恐有原告威逼差役恐嚇情



刑維政考 卷之二  
弊致奉檄駁遵卽確訊克慎委係瘋疾自縊並無別故衆口鑿鑿可免深求至於春來自從出走尚無下落應俟尋獲另報此案被告已故無人對質且時值歲終恐致守候拖累應否暫爲銷案伏候 憲臺批示

### 遵法回明事

看得劉東好劉以成父子毆死竊賊一案因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初一夜間賊從牆角挖孔偷竊麥子被東好父子知覺捕捉以成將棍毆賊賊卽以刀還刺格鬪之時急不暇擇始以棍加繼以斧擊中傷賊之脊背登時殞命前經署任張糧廳查驗明確詳報 憲臺蒙批是強是竊有無別情仰見 憲臺慎重人

命至意

卑職

遵卽研訊僉供賊從牆孔而入確是鼠竊行徑而

屍親又稱素無仇讐衆論相同要知東好父子起而捕賊未必卽存欲殺之心但持刀相拒遂爲勢不兩立不得不逞力一時此亦情理必然難逃 憲臺犀照也按律開載罪人持杖拒捕

其捕者格殺之勿論此案與律相符似應邀 恩免議但查失盜事主理應具報今東好並無隻字投縣合應杖做罪坐家長



伊子姑免推求地隣人等無辜牽累時值隆冬額憲超豁非

甲職所敢擅便也至於賊數再三確訊實止一人合併聲明

前事

覆看得竊賊侯某於本年十月初一夜至劉東好家挖墻入室

偷竊麥子先被劉東好之子劉以成知覺持棍毆擊侯某以刀

還刺兩相格鬪東好復將斧砍中傷侯某脊背登時殞命先經

署任張糧廳查驗報明甲職又審問各供援罪人拒捕之律具

由詳請蒙檄駁詰甲職復拘研訊據東好供稱若不打死他就

要札死等語是急不暇擇死於登時而非死於拘執矣若所撒

麥子蓋因侯某先已盜出不無狼籍後又轉身再取則其麥愈

多所以前審有地下撒滿之說至於屍親李氏止言並不識認

並不往來別無他質可知原無仇隙而侯某平日所為已見言

表相應仍照原擬伏候 憲裁

前事

覆看得劉東好一案甲職已將一千人犯批解 憲轅業蒙親

審因李氏口供互異又奉駁回遵即確訊據李氏稱云惟恐原



狀不符故有此供及查原狀並未開有二兩三錢銀子錢九百文之語再訊之代書樊治國堅稱寫狀時並沒說有銀錢現有白來張領他同來可証等語遂令當堂面質李氏無可置辨乃以年老昏迷爲飾則在 憲案改供皆由愚婦無知或亦教唆使然也至侯<sup>某</sup>所帶之刀李氏供稱拏與不拏原沒曾見大抵身爲苟行之人踪跡詭秘家庭之內未必深知即使李氏親見伊子持刀而出亦無公堂指摘之理母爲子隱情理宜然此亦憲臺所洞燭也各犯仍逐一具批申解代書樊治國一並解訊此案屢奉駁詰目下農作方興應否卽賜轉詳 洪恩出自憲裁<sup>卑職</sup>未敢擅便也

遵法呈明事

看得生員張志吉呈稱三十九年正月十二被賊開墓斧棺盜取隨殮服飾情詞駭目隨速喚訊據志吉供稱失去手帕三個並無他物訊之地方王叢又稱停棺之所磚已砌好見不真確但思盜以竊取財物爲主若止手帕三個所值無幾恐劫棺發塚者未必如是踪跡也細鞫情由因上年志吉曾經被竊兵快



未經緝獲故借此擊彼以聲該役疎玩之罪

卑職

伏查兵快之

設原以巡緝地方雖此事未足正辜而平日偷安怠惰不容姑縱相應懲責以儆將來者也理合詳覆

遵法呈報事

看得貢生張彩住居肥邑清漳村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

夜有賊二人踰墻而進潛入張彩東樓行竊張彩知覺喊叫一

賊挈取衣包疾走已至漫地被張彩堂兄張計典與地方張漢

儒吆喝追趕棄贓而逸一賊從後奔跑又爲計典漢儒轉身撞

遇隣佑張義協追執獲張彩從內趕出一時閔聚卽喝僱工人

張甫朱五子協力毆打登時殞命卽今所死之宋

某也

卑職前

已據呈轉報茲奉 批詳逐一嚴訊張彩之喝令張義之繩拴

張甫張漢儒朱五子之助毆各認情真張彩應擬已就拘執擅

殺之律張甫張漢儒朱五子應擬不應重律張義應擬不應輕

律似無枉縱但張彩現係貢生不便遽議應否詳革伏候 憲

裁批示再查屍兄宋養廉供稱傭工在外不知伊弟所爲卽據

控詞並無仇怨知爲行竊無疑至於兎脫賊犯應俟緝獲之日



月報政畧  
卷之二  
報 憲另結

甲職

未敢擅便理合備錄口供連人詳解

遵法回報事

看得許步高毆死伊妻李氏一案因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步高之母劉氏年老龍鍾命媳捉虱媳憎其污穢出言無狀劉氏理責愈觸悍怒妬詈相加步高一時憤激遂以磚塊悞中

李氏太陽耳根傷重斃命當據該村地保及劉氏稟呈

甲職隨

卽親往相驗已經具由通詳茲蒙 憲批遵卽研審李氏罵姑

是真步高毆妻亦確質之隣佑地保異口同詞別無疑議則步

高一犯論其夫婦倫傷法無可恕而原其子母情切事猶可矜

况李氏以媳詈姑已爲犯上應將步高照依毆死有罪妻妾之

律懲以杖百似足蔽辜時逢 熱審例應減等再查詞內許步

選另自分居並不知情應與老邁之劉氏均無庸議屍親李燦

然始雖具控後以籲恩免解爲辭事關人命相應仍令赴質餘

審無干槩應省釋是否允協擬合連人招解 憲臺審轉定奪

毆辱師長以及打死師祖事

看得生員趙鑑彩與府胥程珩同延生員陳力爲西席程管米



薪趙管布疋每年修脯各自議定其始賓主師弟固無間言也  
三十九年二月內隣近有子弟負笈陳力欲盡爲羅致而鑑彩  
以書室人衆未免阻撓兩生遂致角口時有馮貢生程生員等  
慮其有傷雅道議鑑彩出銀三兩勸陳力另遷館地衆論僉同  
事遂已矣乃兩生芥蒂未忘四月初三日恰於戲場相遇彼此  
復爲爭競次日理論而鑑彩之父趙應元陳力之父陳奉言各  
護其子互相攘臂人衆雜沓陳力頗受微辱是以奔赴 憲轅  
有毆師殺父之控也奉 批查報遵卽確訊鑑彩雖稱不曾相  
毆然質之程珂指証鑿鑿夫鑑彩以子拜從則陳力居然師矣  
縱有曲直亦應念賓主之誼情理推恕乃全無顧忌嗔辱相加  
豈待先生如是之忠且敬乎應將鑑彩發學懲創并罰銀二十  
兩修理 文廟以爲辱師之戒至若陳力不自愛鼎樂於構釁  
殊失師範伊父宛然無恙而告稱打死且挾私妄控牽累多人  
健訟已極似非善類亦應發學戒飭儆其將來趙應元陳奉言  
年老龍鍾趙五典幼齡童子均應免議趙拐子並未助毆應與  
無辜之劉習功程卓吾王居敬趙仰抃張應田田玉山槩行省



豁是否允協伏候 憲裁

同謀害命事

審得連加觀刁健之徒也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有伊堂兄連加印同賈良棟蘇方士找尋蘇耀龍下落行至成安縣俱歇西關任金玉飯店加印走出墮河身死時有彼處鄉保地方具報成安相驗溺死情真已據加印之子連順德認屍遞領在案乃連加觀復行具控查加印雖係肥鄉民人而身死乃在成安地方卽移文知會後准關覆店家之稟單地保之報呈屍親之領狀鑿鑿有據則此事已經成安訊明何復駕虛詞疊控不已乎况加印有子連順德現在如果身死不明伊子何不控告直待遠房之堂弟代爲訴理耶本應誣坐姑念隆冬從寬杖做以爲健訟之戒餘審無干省釋寧家仍立案存照

惡棍違斷等事

審得師二山無耻匪類也與張擎海之子張成才賣餅營活擎海外出二山偶與成才同宿窺其年幼輒起淫心成才告知伊母郭氏卽與分夥此三十九年八月間事及至九月二十八日



擎海回家郭氏訴以始末擎海卽與理論二山不能引咎自責反同母舅馬良洪共相爭嚷郭氏聞知抱憤自縊而死據控究訊各供如繪二山雖與郭氏並未交手亦無威逼實跡然致死根由實起於此莫謂不殺伯仁也將師二山重責枷示仍追埋葬銀十兩給與擎海殓斂以慰幽魂馬良洪庇親助虐亦杖以儆但張擎海不候審理擅自移屍圖賴罪亦難逃姑念鄉愚無知從寬薄責餘審無干槩行逐釋郭氏屍骸着本夫具領速埋結案備照

乞究人命事

審得張自好愚蠢村農罔知法度者也有長子大桂於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同尹克讓銀子等輪班巡更大桂以夜深飢餓回家就食黑暗之中踉蹌奔走觸踏拖車傾跌仆地登時嘔吐時有銀子接踵後至急喚火夫而又有尹具瞻適從天臺山歸路經於此聞其哭聲獨力扶至伊家自好夫婦疑爲鬼祟所迷焚紙燒鏢禱祝備至奈命數已絕至次日而大桂殞命自好卽備棺掩埋事已畢矣不意十七日自好次子二桂與二給科



趕集回家彼此戲耍有大桂被人踢死之語自好遂藉爲口實  
卽以人命控又假托廢疾巧令伊妻到官本縣逐一究審二給  
科乃幼齡童子茫無知識再三櫻訊堅稱並無此語又研鞫銀  
子供稱是夜大桂跌仆是真而尹具瞻親身扶去自好夫婦又  
致謝具瞻而別情景如繪則大桂之死其無別故明矣况大桂  
扶歸之時尚能啼哭氣猶未絕若果被人踢傷豈不告知父母  
乎卽使昏迷已極不復能言然事關人命有無仇害難掩衆人  
耳目何隣里遠近寂無影響直待半月以後忽聽黃口無稽之  
語突起風波妄行羅織耶張自好本應按以健訟姑念鄉愚無  
知從寬杖做地方張秀不親赴巡更殊爲曠役并責示懲餘審  
無干槩應逐釋仍立案存照

遵法回報事

看得王方來被李耀然等毆死一案緣康熙四十年二月十一  
日夜間方來至李<sub>某</sub>家與伊妻<sub>某</sub>氏行姦被李<sub>某</sub>之嫂崔氏知  
覺反鍵其戶疾聲喊叫當有李<sub>某</sub>嫡叔李正一及堂弟李三元  
立時奔赴而崔氏之子李耀然亦排闥而至衝突其門方來匿



於糜案底下一搜卽出三元按住其首耀然卽持方椽亂擊

肋骨折至十四日殞命甲職因奉委河工先據地保報呈及屍

親王名方控詞通報各憲又具詳申請蒙 憲臺批委廣平縣

相驗圖格亦經轉報在案今甲職工竣回署逐一研審某氏雖

掩飾非姦但細訊崔氏各供歷歷如繪若非私情苟合何爲少

婦獨處藏匿狂且如以方來索債爲辭何不索於白日而索於

昏夜觀屍親告詞有傍晚討帳伊夫一時不在等語早已和盤

托出矣事關倫化耀然等一時憤激箠楚固不暇擇但方來已

被毆死難辭拘執擅殺耀然律以城旦三元坐以不應某氏照

律予杖賣留聽夫李正一並未下手且年邁堪憐似宜省豁屍

親王名方擅自移屍罪亦難恕或念鄉愚無知姑從寬典出自

憲恩餘審無干槩應逐釋甲職未敢擅便理合連人招解伏

候 憲臺親審定奪

前事

覆看得王方來夤夜行姦被毆殞命甲職按拘執擅殺之律將

李耀然等招解 憲臺親審已蒙 犀照因某氏猶未確認爲



用刑政略 卷之二  
姦伊夫李<sup>某</sup>供吐含糊致奉駁詰仰見 憲臺慎重爰書之至

意也

卑職

遵卽覆訊<sup>某</sup>

氏以姦夫已死無人對質猶自抵飾然

卽其供出王方來有你不曾與男人掙銀之語可知其先同戲

謔而

某

氏不於此時喊叫隣佑拒之出戶直待崔氏知覺猶頂

門不開此非私情畢露之明証耶况方來藏匿糜案底下李氏

一門拉出衆目共覩苟無中葺之羞誰不家醜欲掩卽使一二

人冤誣<sup>某</sup>

氏何至羣起而攻也李<sup>某</sup>

不明証妻姦總因曖昧之

事皆背夫所爲且恐遽然直認難免知情賣姦之罪故供詞隱

躍其情似屬可原地保鄉隣素悉<sup>某</sup>氏行藏奈閨房之事非外

人所與是以隱忍不言今再三細鞫不覺一一吐出此案確屬

姦情洵無別故李耀然李三元<sup>某</sup>氏相應仍照原擬餘祝湯綱

仍邀 恩釋茲奉駁審事理合將覆訊口供粘連原招解審伏

候 憲裁

乞究父命事

看得畢步岷一案釁起一時傷於毆而卒於縊者也畢步岷與  
趙守才并王明庶之子王文宇三人夥買木料生理其業已久



康熙四十年三月十三日步吧同子二小趕車至文宇家裝載  
椽木算帳角口文宇毆傷步吧顛門當有地保王養科等解勸  
負傷而歸明庶守才往送謝罪次日步吧率妻王氏并子二小  
復至文宇之門爭嚷地保復爲調停二小送母同回而步吧獨  
留是日適逢泰山聖母會期輪至文宇承值奔走倉忙不暇瞻  
顧而明庶又身羈許家庄未得抵家竟無一人周旋步吧之側  
以致自縊身死此案雖蒙 憲臺飭委廣平縣相驗而奉批

卑

職承審隨將各犯逐一研究二小稱係縊死文宇矢供自盡總

以顛門項頸一有棍傷一有繩痕遂開爭辨之端不知步吧之  
死雖無夙怨但算帳爭論事起有因况被毆傷重即使自縊似  
不便重此而輕彼也文宇合依用強毆打果有致命重傷者雖  
有自盡實跡追給埋葬銀兩發軍衛充軍之例似無枉縱時逢  
熱審例應減等趙守才與畢步吧算帳時雖有椽子不該與  
他等語然彼時步吧以斧持砍守才往外急走並未交手且屍  
傷止有顛門一處更無別傷其非助毆可知似應免議王明庶  
往來賠禮委無縱子行兇情弊并應逐釋地保王養科以

卑職



奉委大城捕衙差赴永定相隔千里窮民不能遠赴具呈報遲  
有由似非隱匿可比槩應省豁甲取未敢擅便理合備錄口供  
連人招解伏候 憲臺親審定奪

前事

覆看得畢步吧身死一案起於算帳角口被王文宇毆傷顙門  
後又自縊殞命其中始末備載前詳無庸再瀆 憲聽矣今遵  
照指駁情節逐一覆訊各供與前無異其畢步吧項下繩痕乃  
廣平唐令相驗填註圖格畢二小又經具結通報在案則繩痕  
之有無似不至今日而始定也地保鄉約咸供畢步吧縊于王  
文宇西屋眼同卸弔是縊非勒衆口同辭更無疑竇顙門確是  
致命八字並不交匝作供吐鑿鑿有據王文宇與畢步吧雖  
稱親戚然係疎遠並無服制填註傷痕已叙入招內王文宇應  
否仍照原擬伏候 憲裁

克惡圖利逼死人命事

看得趙榮光年老無子依甥李子順居住十有餘年渭陽誼篤  
已見一班矣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一日榮光老病身亾子順爲



之棺殮卽欲安厝有榮光堂姪趙從智從旁攔阻且以昔年榮光曾與子順之子娶婦費銀爲辭借端發難一時角口以致子順短見自縊此李子孝所以有逼死人命之控上瀆 憲聽也

奉批

卑職

查報遵卽確訊從智雖無鬪毆情節但子順貧人也

以甥姪舅自謂與理無虧乃從智不以爲德反加訶責宜其憤憤不平有此投繯一事若非痛加懲創何以使子順瞑目夜臺耶合將從智杖做并追埋葬銀十兩成禮具殯以慰幽魂趙國才雖控首各審無逼毆實跡趙良才斗行經紀赴集營業從未與聞趙泥包趙黑包趙自新同姓牽涉實屬無辜時值農忙似應均邀 憲恩寬宥

卑職

未敢擅便擬合詳請 憲臺批示遵

行

肥鄉政畧卷之二終



肥鄉政畧卷之三

雒臯范大士拙存甫著

雲間黃士廉介園甫

全訂

錫山吳維藩价人甫

告示

季考生員

爲季考事照得浮丘挺秀聿產名賢漳水環清亶生才哲李文  
靖端凝之譽自昔已傳竇太師淵博之稱於今猶烈况乎平原



故里食客三千燕主新城文材數百旣地靈必生人傑將夕秀  
更起朝華卞玉隋珠惟家有寶雕龍繡虎何地無才本縣十載  
鷄臆長積汝南之想三年鱸署曾叨月旦之評茲者承乏名區  
備員勝地學種潘花之暇竊喜分題初調必瑟之餘願言授簡  
敬著望日大會同人務盡一日之長莫靳三冬之秘奇思艷發  
爭高賈玉班金綺構光馳較勝潘江陸海遂素懷于茲日欣看  
苞鳳之章植厚幸於生前預望斗牛之氣樂只以翹俟矣惠然  
其肯來乎

### 裁革案執

爲裁革事照得本縣案衣執事舊例歲暮更換向係社書派於  
里下置辦本縣目擊爾民貧苦何忍循此陋規合行裁革爲此  
示仰合縣人等知悉嗣後本縣案衣執事俱屬自備並不動擾  
民間倘有借名備辦派累里下者許卽立時扭稟以憑盡法究  
處決不姑寬

### 禁逼私債

爲嚴禁逼勒私債以安民生事照得民間逋欠理應取償但時



月報政畧 卷之三 一  
值殘冬財力艱難窮民衣食不給豈能旦夕清楚恐有勢豪債  
主乘此歲暮之時故意逼迫小民何堪合行禁飭爲此示仰闔  
縣人等知悉嗣後如果欠主赤貧一時無力清還者寬至來年  
理討不許歲暮逼勒如有不遵查出定以違法治罪斷不輕恕

### 嚴禁打降

爲嚴禁打降以靖地方事照得樹嘉穀者必鋤非種安良民者  
必去兇徒本縣下車以來時行察訪知地方之大害莫如打降  
自恃膂力橫勢克鋒結黨成羣一呼百應娶婚殯葬打降爲之  
攔阻奪屋爭田打降爲之撲捉演戲迎神打降爲之頭目局賭  
窩娼打降爲之主腦更有外方流棍打降受其餽送則爲護符  
境內奸頑打降索其財物則爲黨羽至於一時角口卽糾集兇  
徒登門抄殺偶爾相爭卽喝連無賴截毆街衢日日惹禍尋非  
以逞其技朝朝摩拳攘臂以奮其威諸惡必備莫可盡言本縣  
痛恨此輩亟欲剪除但不預爲申飭未免不教而誅合行嚴禁  
爲此示仰合縣人等知悉嗣後須洗心革面斂跡藏身亟改過  
以自新毋蹈轍以罹罪倘怙終不悛惡習如故或經察出或被



用刑政畧 卷之三  
告發一到公堂立斃杖下勿謂本縣言之不早也

### 革除積弊

爲革除錢糧積弊以甦民困事照得民間地畝按則輸將載在全書絲毫不容增減肥邑地畝除寄庄營地屯丁科則不等外卽如行糧地每畝科銀四分九釐九毫零人丁每丁徵銀一錢此亘古定額邇年以來因雜費甚多每畝加徵一二釐不等卽此通算多徵二千餘金此項分應繳銀六百八十餘兩御馬飛車銀四百兩歸於縣主其餘盡入總書社書私橐嗟嗟小民不諳會計任其飛洒卽有洞悉此弊者亦隱忍完納無從置辨本縣察知此弊不忍以百姓之脂膏入官役之巨壑故到任以後卽將向日之陋規盡行豁免此非矯廉沽譽蓋本縣身爲民牧目覩窮黎連遭水厄日不聊生何堪額外誅求也但久弊固須痛革而澄流尤在清源是以三十九年徵收紅簿俱着社書悉照全書科則核算並不多溢絲毫其御馬飛車應繳銀兩等項永遠裁革除一面現在詳請 各憲批示并勒石永禁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合縣紳衿兵民人等知悉嗣後花戶地丁糧銀



止照全書科則按數完納倘有社書人等飛洒妄派仍借前項名色勒索者許卽據實指名具控以憑盡法究處爾民亦須謹守奉公早完 國課無負本縣潔已愛民之意至於行糧地丁并寄庄營地屯丁科則逐一開列於後俾爾民家喻戶曉便於按數算納各宜凜遵毋忽

### 設立催單

爲設立催單花戶自納以杜包攬錢糧事照得肥邑地丁錢糧向來頑里奸胥包攬完納以致侵蝕盈千有虧 國課今本縣蒞任茲土首務催科端本澄源務清積弊特設催單首填各甲額銀次列地丁總數後定十月完限每月分立三卯刊式現年催里各頒一張止令催僭應比不許兜收包納花戶槩令自封投櫃隨截印串兼截比票交付催里至於催里照依單內所勒之限彙算各戶完及分數者方許填單同票投衙核明給發免票歸農并給比簿照票完不足限不許零星填單混投聽候查比其單俟催僭完日彙齊比照一併繳縣對同比簿仍發催里收執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邑糧戶人等知悉嗣後完糧



各遵定法毋得仍聽頑里奸胥包攬侵蝕以致重複完納自貽  
伊戚

### 徵收制錢

爲特設徵錢之法以除積弊事照得肥邑地丁錢糧每歲徵存  
留錢七十三萬八千零以銀七錢三支放俸工等項此定例也  
但查向來徵收俟大糧完足然後徵錢俱取給於原差之手官  
無印票卽使花戶完足亦無憑據以致櫃書同原差任意侵漁  
二十累萬本縣接徵三十八年錢糧應完錢六十六萬有零照  
數查比已歸蠹腹現在嚴追茲當三十九年新糧開徵伊始所  
有徵錢之法合行曉諭爲此示仰二十六社屯營催里花戶人  
等知悉自示以後凡花戶完銀一兩遵照派徵隨完錢二十文  
卽於完銀串上用收錢圖記至完銀多寡錢卽照數增減如止  
完銀而不完錢者銀不許下櫃其錢每晚着各櫃書彙齊交庫  
旣可杜胥役之侵用且可免花戶之重完各宜凜遵勿負本縣  
設法除弊至意可也

### 給票免比



用維政畧 卷之三  
爲給票歸農以免守候事照得催里往常逢限無論完足分數及完不足數槩候比較時或守至更餘附近居住者尚可歸家倘遠居鄉僻勢必在城歇宿飯食房錢種種多費且嚴寒酷暑風雨黃昏匍匐道途深爲可憫合行曉諭爲此示仰二十六社屯營催里知悉嗣後完不足限照常聽比外如遵照單內定限完足者卽日投單內衙核算相符隨給印票免比并給比簿照票竟自歸農不必在此守候各宜凜遵毋違

### 原被自拘

爲實行原被自拘之法以杜差擾事照得詞訟向用差拘不過欲其押催原被遵限赴審使案件早結民安生業也乃一經差票便擔延時日且勒索酒飯差使等項不飽其慾卽從中按捺不令到官差之爲擾莫可勝言本縣熟悉此弊早欲革除以到任未幾姑爲察訪今當開印之始與爾民除舊更新詞訟一事實行自拘槩不差役擬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縣士民人等知悉嗣後除 上憲批發詞狀及命盜重案仍行差拘外其餘一切鬪毆戶婚田土之事俱着原被自拘爾民如有呈狀投縣



須要夾入頒設自拘牌一張并要填寫註語及被告干証姓名  
地方姓名毋得遺漏若果情實應准本縣即將原牌硃標限定  
日期給發本人自拘訴狀訴牌一如前法原被必要遵限繳牌  
投齊候審如自拘不服許卽稟發紙皂紙皂不服再稟添差立  
拿不到之人不論曲直先以抗拘重責二十板然後究審地方  
止用領拘不必到官本縣作事認真立法不改爾等勿得泄視  
以身試法

### 禁止說情

爲嚴禁求情囑托以免撞騙事照得本縣素性硜執審理詞訟  
惟理自斷不徇絲毫情面合邑紳衿共鑒清白各自愛鼎亦無  
片言相干此真相與有成但恐愚民無知踵習刁風必謂求情  
可以取勝而或有不肖之徒乘機撞騙亦未可定合行嚴禁爲  
此示仰合屬人等知悉嗣後凡係原被聽審事件靜候公斷毋  
得妄自央情致被哄騙况是非曲直自有一定若鑽營囑托必  
情虧理絀之人本縣反欲刻意苛求豈非無益有損自示之後  
亟宜猛省毋得自罹法網追悔莫及慎之慎之



勸諭春農

爲勸諭力農以安生業事照得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故家室豐盈多由力穡而三時農務首重春耕肥邑邇年以來頻遭水患民多失業國課則積欠無完生計則相因日促本縣痼瘵念切雖遵上憲煮賑之令捐俸賑飢但媿初蒞此邦心勞政拙未遂奠安衽席之謀因念爾等百姓錢糧輸納八口資生全賴此數畝地土今東作方興若不及時耕種將賦稅之供謀生之本從何所出本縣除另擇日期親至郊原與各父老履畝勸農外合先曉示爲此示仰四鄉百姓知悉嗣後務須夙興夜寐力作勤耕婦女壺漿兒童助收嬉遊之子負耒歸農遠散之民促裝就業勤鋤有稔之田少起無情之訟共冀西成以圖生活如有飲酒賭博游手好閒不務農業者查出定行痛責枷示本縣獎勤懲惰法不容寬爾百姓無負本縣諄諄至意可也

中秋捐賑

爲乘時捐濟少慰輿情事照得本縣叨任茲土心勞事拙愧無良法可行然民生休戚無日不切於懷近從所屬村庄逐一親



詣查察見各鄉薄有秋收惟該村鄰近漳河連年水激不無虧

損殊為可憫急欲援賑又因積貯倉穀未奉 憲行不敢擅動

本縣寧割一已之肥甘充爾黎民之枵腹捐資買穀定於本月

十五日照依該村地保鄉約開造戶口清冊按戶散給每口給

穀 斗至期各須攜帶口袋裝具清晨赴縣領票當堂驗明散

給如戶口多人者止須家長一人赴領不必携男挈女遠涉道

途倘有以少冒多以甲冒乙及地保鄉約虛開姓名希圖中飽

者或察出或被稟定行重究值此中秋令節爾民各携升斗之

精共慶團圓之月幸無負本縣一腔摯念也其各速來毋忽

採買花絨

為因公辦解縣無扣費事照得肥邑有花絨芝蔴二項向里下

採買本色起解戶部雖有額設價銀脚價鋪墊而揀選量斛出

入虧折且有上房使費解官程儀以及路途盤剝赴京交卸約

費數倍查訪去任官吏不惟將所定價銀扣不給發往往反借

使費之名從中染指其費愈多累民實甚本縣冰蘖自持矢公

矢慎豈忍復蹈前轍今當採買之時除將花絨芝蔴價銀先期



給發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輪值 等七社人民知悉務期  
上緊採買速完起解止須以公辦公不許借端妄派如有不遵  
明示故違多索并指本縣使費名色科派鄉民者許被害人等  
據實赴告以憑盡法究治决不輕恕

### 禁止輕生

爲示禁輕生以恤人命事照得人爲萬物之靈父母生我天地  
成我男則教以詩書禮義婦則習以中饋女紅自幼而少自少  
而壯不知費幾許心力始得成就此身卽貧賤之家境遇不同  
而身體髮膚未嘗少異是人命何等重大卽使臨淵履冰日夜  
戒懼尚恐不能保全豈可以性命爲輕試乎肥邑人多愚拙性  
復不馴男女輕生詳載縣志此雖風俗使然亦由挽回不力本  
縣蒞任以來洞悉此風凡遇此等之事無不痛切開導奈銅習  
難移投河赴井懸梁自縊者纍纍不絕究其致死根由非有深  
仇積怨或以小事相爭或以語言微激或因兒童起釁或因婦  
女生嫌更有親族隣里彼此妬詈一時憤怒遂拚命一死以圖  
詐害不知律文無自盡償命之條卽曰威逼致死必有挾制成



傷實跡方坐杖百斷埋之律否則按以誣告死者白死而生者反加一罪是兩失之矣况揆死者之心不過欲伸冤洩氣耳試思身已死矣冤從何伸氣從何洩舍此光天化日入彼幽域泉臺上拋父母下棄妻孥抑何不自三思而鹵莽若此也本縣爲爾民父母痛癢相關不忍坐視天折故禁飭之中寓以勸諭之意爲此遍示合屬鄉城村庄大小男婦知悉自示以後務須猛省回頭各保性命毋輕生毋短見忍一時之氣以全父母之身設或事有冤抑不妨訴之親朋告之官長下有鄉評上有國法斷不可自走絕路徒喪身軀如或積習成風恬不知改輕性命如草芥視禁諭爲具文動以自盡之人命妄行瀆控除不准外定將以誣告加等治罪至於縱妻潑悍尋死覓活希圖挾詐者一經告發罪坐夫男決不輕恕爾等各將禁示逐細體察父以告其子兄以戒其弟夫以諭其妻共相勸勉無負本縣諄諄至意可也

### 嚴禁移屍

爲嚴禁移屍圖賴事照得人命一條首重謀故其次鬪毆再次



戲悞過失若投河赴井縊死等項不在人命之例即使告官亦不准理律法昭然肥邑人多愚拙俗尚輕生凡有微嫌小釁卽擗命自盡死者之家遂挾此爲奇貨居然移屍詐害不知命案眞膺情理曲直尚須官法審斷而移屍圖賴先犯杖徒之罪豈非自投法網本縣深憫愚民不知律令特爲曉諭爲此示仰合屬人等知悉嗣後務須恪遵禁示毋得仍蹈前轍如有自盡人命借挾私仇擅自移屍詐害者本縣立拏扛抬之人痛責三十板枷號一個月仍照律治罪鄉保地隣不行勸阻任其抬屍陷害者各責二十板決不輕貸本縣執法如山爾等毋視泛常追悔莫及慎之凜之

歲暮賑貧

爲貧黎堪憫再捐斗粟俾度殘年事照得肥邑名爲中壤實鮮蓋藏如王家庄東胡堡西胡堡屯子堡葫蘆營席兒寨陳固村韓旺村八處隣近漳河連年水激附近居民尤難度日本縣於仲秋之時親詣查察目擊心傷業經捐穀量賑少盡飢溺之懷時下又屆歲除門庭積雪金甌生塵保無有啼飢號寒難以卒



歲者乎本縣一念及此寢食不安然徒存虛願未慰輿情今特再行捐資買穀悉照前冊戶口定於封印後派定日期按戶散給每口給穀一斗至期各帶口袋等物清晨赴縣領票驗明散給如戶口多人者止須家長一人赴領不必挈家全至內有廢疾殘老本縣另自親驗酌給倘有奸棍無耻之徒冒領影射及虛名中飽等弊察出定行重究至於四鄉村庄百姓皆我赤子本縣豈忍異視但博施濟衆聖賢猶病本縣力綿德薄何敢妄言然卽此升斗之糈皆本縣減饘相助非民膏所聚當亦共鑒余心也

### 驗屍革弊

爲禁革驗屍陋規以省煩費事照得人命至重惟以傷痕克器爲憑必須檢驗的確方成信案是以正印官親詣屍場逐一相驗無非察詢致死根由使真膺不得淆亂也乃舊例有搭棚掛綵種種名色以及隨從衙役勒索酒飯等項非本家置備卽地隣派出大爲民害合行禁革爲此示仰合縣士庶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遇真正人命必須親自檢驗者一經具報本縣卽單



騎前往止帶刑書一名件作一名隨到隨驗不許衙役騷擾地方從前一切陋規盡行革除如有不肖棍徒指稱搭棚各項名色仍前擾累者或被告發或經查出定行重處決不輕貸

賠墊工料

爲賠墊通馬工料之費以嚴錢糧正派以免里社苦累事照得肥邑通馬二十八匹額設草料銀四百二十三兩七錢有零每年喂養以及馬夫工食實有不敷更兼倒斃買補賠苦難言若遇上行調撥口外協濟經旬累月工食草料竟無定數前官

一時無應暫以問之里社里社一時無應遂以問之民間由是地畝之上不無釐毫浮派而會計不清矣本縣蒞任茲土錢糧務從正派通馬撥差一項豈忍復派地畝而冰蘖自持又無募金可移再四籌畫惟有遠挈家資爲肥邑作此克已利民之事除一面勒石嚴禁以垂永遠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合縣士民并二十六<sub>社</sub>屯里書知悉嗣後通馬工料等費無論多寡俱係本縣自己賠墊錢糧悉照會計正派花戶悉照會計完納如有不肖奸棍指稱前項名色妄派分文更有愚民無知被其哄騙狗



月報政畧 卷之三 十五  
隱不舉或經本縣查出或被旁人告發均行按法重處決不姑寬毋謂本縣言之不早也

### 免辦椿木

爲免辦椿木事照得居官食祿惟以報國愛民爲主本縣近奉河道分司憲檄採買椿木事關欽工寧敢徇私推諉但肥邑非產木之地卽或四處搜求未能盡如派辦之數而斧斤戕賊保無廬舍動搖墳塋震撼合邑爲之不寧乎况肥邑遠離河工七百餘里所採木植有數交運脚價無窮本縣卽殫心竭力亦難盡爲賠墊嗟嗟小民恐亦不能脫然無累矣本縣深慮及此寧累官不肯累我民故當河工旁午之際再三面懇河道分司業蒙俯允超免此皆上憲寬恩而本縣半月以來徬徨瞻顧寢食不安之意今日始可告我百姓合行發示曉諭爲此示仰合縣士庶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寸草尺木不許借名剪伐漸看萌蘖之生毋使牛羊之牧庶幾山林川澤壯我疆圉猶爲一邑盛觀也

### 河工免派



爲願賠無派以貼民心事照得本縣蒞任茲邑牧民守土是其專責乃奉 上憲調委河工修築堤岸將及四月奔馳勞苦固不敢辭而各項賠墊千有餘金私橐從無暮夜庫銀不敢那移工雖告成而家園薄業漸爲一官告匱矣從來吏不賠錢無非失此償彼一絲一粟惟民是問今本縣服官之始頗以廉隅自飭豈因目前賠累頓改初心但恐爾百姓未諒予衷猶以往例等視保無疑慮未釋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合縣士民知悉凡本縣河工一切諸費俱係自己賠墊並不妄派一文寧爲官累毋使民貧一片婆心畧爲佈告爾等共秉天良本縣亦無過望但願早完 國課少到公庭是卽所以報答長吏也

禁止會戲

爲嚴禁迎神賽會搭檯演戲以省民財以安民業事照得士農工商各有職業勤儉則家道豐盈嬉遊則生計消乏故一切迎會唱戲奉 憲嚴禁本縣亦屢經申飭今訪得各鄉村庄有不肯棍徒指稱會期沿村科斂搭檯演戲晝夜觀看男女混雜更有一班惡少乘機生事酗酒肆虐尤爲可恨除一面密訪嚴拏



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合縣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務須安分守  
已各習本業况目下雨澤愆期秋禾未卜尤宜倍加修省如有  
無耻匪類不遵禁約仍蹈前轍者許諸色人等立時稟究地保  
頭役不嚴加稽察查出加倍重處各宜凜遵

### 代捐錢糧

爲捐賠正賦事照得本縣親詣王家庄葫蘆營等處查勘去年  
被水地畝今雖退出多有未種且廬舍傾頽民鮮棲室荒涼之  
狀目睹心傷隨查本庄居民王一奉等尚欠三十九年錢糧百  
有餘兩從何出產深爲憫惻雖錢糧關係 國課非本縣可以  
豁免但見此哀嗷情狀何忍漠然不顧本縣願爲捐賠少展一  
時惻怛合行曉諭爲此示仰王家庄等處各花戶并催里知悉  
各照本名所欠錢糧逐一開報限三日內親身赴縣當堂領串  
准算全完照例填單免比如有催里以完作欠仍復勒索重完  
者許爾等指名稟控以憑重究不貸

### 編審人丁

爲編審人丁事照得本縣矢公編審力清戶口受民一文天地



神明鑒察其收除悉出親裁並不假手一人如有戶里書役愍不畏死指稱臨審使費經承內衙名色斂派陋規招搖賄賂者許爾百姓首告審實立斃杖下出首人賞給銀兩倘有愚民聽其哄騙訪出與受一體治罪斷不輕恕

勸止保留

爲去令之善政無聞赤子之扳留益愧謹勸歸農各安生業事照得本縣蒞任之初望

闕謝恩後卽對

天自矢願以愛百姓不要錢爲居官根本迄今將及二載果否踐言難逃輿論而本縣昔日初衷自覺未嘗改易也叨牧日久風俗人情漸以相習近見二三父老凡有疾苦無不諄諄相告如家人父子卽本縣私心自異謂再一二年培養元氣或可使吾民無凍餒之患矣不意德涼福薄忽罹大故死別劬勞之母五內俱傷生離待哺之嬰寸心皆裂逝將去矣夫復何言但聞爾百姓不以余爲不德欲赴 上憲保留一則丁憂去任難違定例二則扶襯南歸心如駛疾况爾等俱屬窮民當此青黃不



接之際日給不周豈堪裹糧跋跣廢棄農時合行勸止爲此示仰鄉城百姓知悉嗣後各安生理毋涉遠途省一人之盤費卽可爲兩日之資糧且本縣撫躬自問原無善政可稱卽使利弊關頭少覺民便亦屬分內之事豈敢濫膺虛譽至於署篆新任不久將至爾等自有賢父母相爲體惜不必以哀毀餘生之令戀戀於懷致吾二三父老匍匐風塵廢時失業也本縣交盤以後尚欲謁見各憲叩謝之時當以連年漳水地方困苦再爲陳告卽署篆新官亦當備言邑務以盡舊令之責若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非本縣所敢出也憑案爲之三歎

肥鄉政畧卷之三終



肥鄉政畧卷之四

雉臯范大士拙存甫著

雲間黃士廉介園甫

全訂

錫山吳維藩价人甫

雜文

條議如何可變椎埋之俗使爭鬪不行命案稀少

撫憲李大中丞

面試一等

一名卷

竊以生民之稟賦不齊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也必有禮義以教



之使之共勉為忠厚長者之人習俗之澆漓易染不能使之咸感於德化而不知有刑罰也必有律例以防之而後不敢為亡命無耻之行今

憲臺潔已率屬仰體

聖天子澄清吏治之心欲獎優黜劣以定其官箴先考文徵行以

觀其素履命

職等

條議如何可變椎埋之俗使息爭鬪重人命

甚盛心也

卑職

才識固陋不能敷陳萬一請以管見之所及者

陳之一在端講

聖諭也夫十六條之頒行天下郡縣也非一日矣有司未嘗不知

奉行然每視為具文而不長為宣講以故愚民暫聆於耳者不

能時惕於心

職

謂公事之暇無分朔望宜集鄉耆於公所擇其

聲音宏亮者不用深文刻義示以常言俗語務在委曲開導使

一門之內知有愛敬一鄉之內知有和順則好勇鬪狠之念可

以茫然自失矣

卑職

所謂禮義教之者以此一在兼講

憲頒律例註解也

國朝定律森嚴犯者有誅全部班班可考然足以備君子之懷刑



而不能使小民家喻戶曉今

憲臺以阜城縣所輯律例註解檄行各縣刊刻文畧而意該義

精而曉易

早職

議於講約之後亦令鄉耆委曲開導使民凜然

畏懼知強不可以欺弱知勢不可以敵理則輯和協睦之風可

以油然而興起矣

早職

所謂律例防之者以此不寧惟是而更爲

之防微杜漸嚴打降之禁焉使知偶然之戾氣即可捐軀而更

爲之積穀備荒懲燒鍋之輩焉使知醉後之失殺皆難漏網則

雖北方風氣剛勁寧不可以積漸而化也哉雖然邑令者民命

所係也使

職等

不知廉以律已慈以愛物或重徵科斂而民命

斃於啼饑號寒之中或枉法徇情而民命死於訟獄繁興之日

是較椎埋殺人而甚之矣欲其移風易俗烏可得乎伏查肥鄉

俗敝民刁健訟之風甲於一郡况接壤廣平漳水又足爲累

甲

職誠恐人貧則易於輕生而爭鬪之風日相循而未有已也惟

有謹遵

憲諭時以冰兢自矢書紳勿忘相期斯民於仁讓而已今陳末

議敬備



採擇

祭漳河神文

維

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正月朔己丑越十五日癸卯直隸廣平

府肥鄉縣知縣加二級范大士謹以酒醴牲帛之儀致祝於

勅封漳河之神曰 大士 藐焉下令來守此土所重者惟民民安令

乃安民不安雖受君爵享君祿令究不能以自安顧有可以安

民而不思所以安則人力之未能盡也令之罪也思所以安而

不可以即安則非人力之所能盡也亦令之責也肥邑受漳水



之患久矣自前代及

國朝守茲土者或疏或築邑乘以循良著不一其人而艷稱者莫如唐之韋景駿當神龍中縣北瀕漳苦溢韋公相地移南千步築堤障水水至堤址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令無公之才無公之德又非值公之時惴惴乎恐不能也然孟子有言矣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又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令惟以人力之所不能盡者迫而禱之於神而以責任之無可諉者積而寄之於誠夫神卽不愛令豈不愛民乎神旣愛民而忍民之宮室沒於波濤民之田疇入於巨浸乎今東南一帶隣河之處泛濫出沒啼飢號寒煢煢無告令蒞任一稔捐穀發賑殫心籌畫未能卽安也自禱以後願神徙其居返其里如衆川歸壑如江漢朝宗洪波巨浪無入偏隅保我赤子復我版田如是則民有宮室民有田疇而衣食足衣食足則民樂於輸將而

朝廷之正賦無虧令雖不才亦得簞簋是飭可以撫此林林總總之衆而與神民共守茲土是安民卽所以安令也安令卽神所



以自安也亦願神之鑒吾誠而已尚

饗

肥邑二百七十餘村受水患者五十餘村八年於茲矣余蒞任一載目擊心傷為文虔禱於

神此幸已首春事也越半年而漳水退居魏縣一帶被水各

村漸有起色余何人斯敢言感格或亦肥民否極泰來而

余適逢其會也喜而記之 大士自識

律例簡明註解

撫憲李 頒發肥鄉縣知縣范大士遵刊

強盜律

凡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何是已行不得財是凡

做強盜的已到失主家裏或被失主知覺保守拒住或被鄰佑鄉兵救護趕散不曾打劫得失主家銀錢衣飾等物不論十人五人一槩都該打四十板問流徙到三千里外的罪凡問了流罪本人的老婆俱要一同解去安插此不過饑寒所迫一念之差既不會劫得人家一分一文就該問此離鄉背井的重罪你想三千里路舉目無親比在家裏所受饑寒更加百倍又帶累老婆與解役同起同臥何等慙辱仔細一想有何便宜

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 但得財者是做强盜但打劫了失主家財物不論銀錢衣



服首飾多寡就是一千錢一兩銀子或幾件粗布衣服銅錫首飾或幾斗糧米或幾頭牛驢都謂之財為首是強盜做頭的人為從是同夥跟隨的人不論此起有十個五個但是同去了一得些財事犯拿住審明定案部文一到都該立刻砍頭窩主同罪且砍頭之後身屍難葬祖墳原分的贓物還要着落在妻子名下變賣家產照依原分之數賠還失主再如內中若有因去打劫姦淫了人家妻女殺傷了失主家人口及放火燒了失主的房屋此各項中不必全犯只犯了一件除立決砍頭還要將頭掛在行劫地方謂之梟首示眾至於騎着馬匹帶着弓箭腰刀等器械不論一人二人白日在大路上邀劫行客財物謂之響馬也與強盜一樣梟首贓追給主况做了此等之事心驚胆戰東躲西藏惟恐事犯既未得將所分贓物受用一些竟天網難漏國法難逃拿獲到官夾打監禁鎖鑊遍身各處解審受盡苦楚到頭難免一刀玷辱祖宗貽笑鄉黨更且連累老婆孩子追贓還主筭來一毫東西不得徒落一

砍頭之罪有甚麼好處何如安分守己力農趁食父母妻子骨肉團圓豈不甚樂

### 竊盜律

#### 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笞五十免刺

是已去做竊盜而不曾偷有財物就如前面強

盜之已行不得財相同因未得財所以免其臉上刺竊盜二字然猶打五十何苦空空受五十重刑

#### 但得財 不論分贓 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

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者如做竊盜的原偷了兩家的財物一同事犯到官只就贓多那一家合筭起來定其竊盜之罪併贓論者如竊盜本是十個人同去偷的財物如今合筭起來共值四十兩銀子雖每人只分了四兩今應通筭在一處這十個人都該問四十兩贓的罪造意為首造意者那個先起念筭計去偷的便是首該杖一百折責



四十板其餘為從之九個比為首者減一等應杖九十各折責三十五板俱刺字也

從計贓一兩至四十兩該杖一百五十兩至九十兩該問徒罪自徒一年至徒三年如到一百兩至一百二十兩就該問流徙的罪自流徙二千里起至流徙三千里止如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絞監候初次事犯拿獲到官除計算贓物該杖該徒該流分別定罪發落外還就在本犯右邊面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邊面上至於犯到第三次就不論贓數只以竊盜三犯論絞監候 若竊盜臨時或竊物未

離失主之家或竊得財物走出失主門外與失主拒捕殺傷人及因盜而姦淫失主家之妻妾奴婢者不分為首為從皆斬其白晝黑夜在途路搶奪人財物者罪同竊盜窩

主亦是同罪

此竊盜不但是糾夥偷盜人家銀錢衣飾等物方是就是偷了人家騾馬牛驢與地裏田

禾柴草園中瓜菓菜蔬都是一樣事犯拿獲到官計贓論罪不必定至徒罪流徙就是算贓只值幾錢銀子幾十文錢不到一兩也該笞五十更不論贓多贓少凡係有犯都要打了板子然後分別問罪將偷的物件照數還要追賠還主且要在本犯右邊面上大刺竊盜二字無論絞罪身死不能復生流罪帶累了老婆流徙遠方終身不能歸還鄉里重見父母就是徒罪三年兩載雖可回家杖罪笞罪打了板子自有好的日子只是刺了深深的竊盜這兩個



大字終身帶着。不但出門難見鄉黨親朋。就在家中。何以對父母妻子。即使急圖痛悔。改做良民。有此兩字。如何區處。一出門庭。卽三尺童子。一見而知是賊矣。苟人有心生。不如死更可慮者。將來所養兒女。誰與聯姻。附近被竊。群相指摘。時刻驚心。夢魂難穩。而應捕番役之搜求。詐索百般苦辱。不至身亾而不歇也。一念之差。終身難洗。何如安分守法之免辱哉。

犯姦律

凡和姦杖八十。有夫者各杖九十。刁姦者杖一百。

和姦者杖八十各折

責三十板是婦人之無夫者。如有夫之婦。與人和姦。則杖九十。應各責三十五板。刁姦者是將婦人引至別處而姦者。然刁姦皆從和姦而來。所以不論有夫無夫。各杖一百。應各折責四十板也。男子婦人皆當以廉耻爲重。如不愛

名節。恣肆通姦。一朝事發。當官去衣。同責卽便。覩顏偷生。在世又何面目。以對父母諸親乎。

強姦者絞監候。強而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絞者是用繩子絞死。就是

已強不會成姦的也。還杖一百。流三千里。

凡妻妾與人通姦。而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

者勿論。

姦所卽男女行姦之房內。殺死勿論者。是將姦夫姦婦登時立卽殺死。不用論罪也。

其妻妾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處斬。

監候。若姦

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亦絞。

監候。

姦人妻妾。不過苟遂一時之歡。被人捉獲。到官當堂。雙雙杖責。在男子何以歸家。見父母妻子。他日何以見親戚朋



友况在婦女羞辱更甚何以偷生於世萬一更被本夫撞見捉獲登時殺死如屠犬豕人人稱快只圖片刻之權竟作無頭之鬼而自已之妻轉眼反做他人之婦矣身遭慘戮貽臭無窮可不慎哉

人命律

凡謀或謀諸心殺人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杖

一百流三千里

若傷而不死造意者絞從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

功者杖一百徒三年

若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斬謀殺人是平日與人積有仇嫌或是

爭產奪婚未遂其意思量報復或是自已立心算計要致死他因自已力不能為糾合親戚朋友商謀同往將其人或打或殺以致必要其死也造意者是造謀立意為首之人該問斬罪其從而加功者是聽從造意者之計謀或同去幫助為首之親戚朋友或一齊拿着刀鎗棍棒將致死之人也曾打有致命重傷者該問絞罪至於不加功的是當日同在一處商謀臨行又相隨一齊同去打的時候又在傍邊張威助勢的該問杖一百流徒三千里之罪以上是被謀的人已經當時身死的了若是所謀之人雖經受傷猶不至死造意為首的減一等尚且問絞加功的減問流徒不加功的亦減等問徒若謀殺人而又得所殺人之財物則不論殺人與否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斬矣在本人既不能含容隱忍初意報復仇人不想已亦殺身親戚朋友又不曲加排解反同惡相濟挑激扛幫共逞小忿致蹈絞流杖徒重罪可不慎歟



凡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故殺者斬俱監候

若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元

謀者不問共毆與否杖一百流三千里餘人各杖一百鬪毆

殺人者如有兩人互毆原因一時氣忿不平彼此爭持俱無必定打死之心者內中一人偶因傷重而死故謂之鬪

毆殺入也不論是手打的傷脚踢的傷及金刃之傷皆問絞罪故曰並絞也至於故殺問斬者以其臨時有意安心

要打死此人而其人果然當時身死全重在那臨時有心必欲致死人命故問斬也若同謀共毆人其初原無必欲

致死之心不過只要毆打此人一頓以洩其憤原是謀毆不意此人因而致死故檢驗被毆受傷或在顛門太陽耳

跟腎囊等處下手打此致命重傷之人問絞其元謀是主謀造意謀毆之人所以不問共毆與否坐以杖一百流三

千里者惡其為起禍之罪魁也餘人者是既不主謀又不曾下手打有致命重傷止跟隨同行也曾幫助打幾下之

人亦各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又恐此等餘人之內審出執有兇器檢驗也有他打的致命重傷所以律條之內又有

將此等人問發邊外充軍之例也總之人命至重有犯難逃爾百姓們須當思想豈真有殺父冤仇萬不得已之事

止不過絲毫微利遂至相爭或一言不合揮拳攘臂又或酒後相戲弄假成真直至殺人償命撇下高年父母叫誰

侍奉嬌妻幼子靠誰撫養一時不忍貽恨無窮可不慎哉

又鬪毆律內

凡鬪毆與人相爭以手足毆人者及以他物毆人成傷者他物

如磚石棍棒之類成傷是皮膚被毆青赤腫等傷拔髮方寸以上俱該答罪若所



毆血從耳目中出及內損其人臟腑而吐血者杖八十以

穢物

即糞溺之類

汚人頭面者罪亦如之折人一齒及手足一

指眇人一目

尚能小視猶未至瞎

抉毀人耳鼻若破傷人骨及用湯

火銅鐵汁傷人以穢物灌入人口鼻內者皆杖一百折人

二齒二指以上及盡髡去髮者杖六十徒一年折人肋

骨已

折

眇人兩目

不能全視

墮人胎及刃傷人者

刃不論大小能傷人者即是

杖

八十徒二年折跌人肢

是手足

體

腰項

及瞎人一目者

皆成廢疾之人

杖一百徒三年瞎人兩目折人兩肢損人二事以上

二事如瞎

一目又折一肢之類

及因舊患

如本人原瞎一目今又打瞎一目之類

令至篤疾若斷

人舌

割斷人舌令人全不能說話

及毀敗人陰陽者

以致不能生育

並杖一百

流三千里仍將犯人財產一半

是行兇人之所有房產地土也

斷付被傷

篤疾之人養贍

以上俱是毆傷其人致成廢篤等疾者之罪若被毆之人因傷而死則依前條下手致命元謀餘人等律問絞抵償并流杖等罪矣此外還有各項假命圖賴人者如律載

凡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及家長故殺奴婢圖賴人者杖七

十徒一年半若子孫將已死祖父母父母身屍奴婢雇工



人將家長身屍圖賴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及卑幼將期親尊長及期親尊長將已死卑幼及他人身屍圖賴人者俱

照服制增減各定其徒杖之罪

此是私下圖賴而未曾告狀者如一告到官則不論圖賴之輕律只隨其所告輕重並以誣告平人律反坐從重加等論罪矣夫暴露身屍忘哀逞忿意欲圖賴他人一經事發不但一些無所逞其奸而且自蹈徒杖之律再不悛悔怙惡告官審實則竟問誣告反坐之條有何益處即使扛擡死屍詐有銀錢搶有財物俱應准照竊盜搶奪治罪所詐所搶財物問罪之後仍要追出還他打壞器皿物件也要估計價值追賠白白將自己子孫奴婢殺害暴露着自己祖父母父母的屍骸不但不能害人反就害了自己天理王法兩不能逃豈不苦哉

若因圖賴而詐取財物者計

所詐取

贓准竊盜論

詳見前竊盜條下

因

圖賴而搶去財物者准白晝搶奪論

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傷人者斬從減

一等並刺

搶奪二字

新例白晝搶奪三

犯者絞立斬

假命圖賴固有誣告本律就是人命果真而屍親擅行抄搶者除人命應問抵償外具抄搶的屍親也難免索詐抄搶之罪此外更有自死假命條例尤嚴爾等不可不知

條例

告訟人命有自縊自殘及病死而妄稱自死不明意在圖賴



挾財者究問明確不得一概發檢以啓弊竇

諸人自縊溺水身死別無他故官司詳審明白准告免檢

新例

若自縊赴水是實屍親妄捏虛詞控告枷號四十日責四

十板

一等愚夫愚婦偶因一時口角小忿輒自輕生服毒自縊投河跳井揀命害人豈知律載自死是真別無他故總甲人等呈明地方官免檢批押葬埋如屍親妄捏虛詞控告者枷責是輕生徒傷自己之性命又累父兄子侄之枷責有何益乎更有揀死之人主意尚在狐疑而弟男子侄左右親屬不力加解勸反乘機聳激以致自盡因而大家指屍打詐一經審實俱問前項圖賴誣告的重罪就如縣屬大屯村民趙士昌將子趙小貴殺在段旭家二門之外要圖賴他隨經審明兒子白白的慘死還是自家葬埋其趙士昌問成徒罪招詳撫院批發在保定府滿城縣陘陽驛現今擺站充徒此是日前現結之案且係爾等共知共見的事可不慎歟

新例

凡賭博不分旗下民人俱枷號兩個月旗下人鞭一百係民

責四十板開場之人在家存留賭博將自己銀錢放頭抽

頭之人各枷號三個月旗人鞭一百民責四十板傍人出

首或賭博中人出首者免罪將賭博銀錢一半與出首之



人一半入官如無首者開賭場的房子與在場的賭錢俱

入官

夫賭博是敗家之源盜賊之漸有甚麼好處且從來做竊賊強盜下流之輩莫不皆從賭博起輪到極處先偷自己父母銀錢再及妻子衣服首飾漸則偷竊人財以致手滑胆大做成強盜事犯拿獲身首異處况由賭博相爭打死人命的也往往不少更有可慮者賭博之家群相聚集晝夜不休男女混雜入戶穿房勢所不免此輩既鮮廉耻焉有良心窺見少女嫩婦乘機勾挑流入姦淫斷不能免豈不可恨爾百姓凡做父母尊長的既不可自己持身不正引誘人家子弟群相賭博就使家門不幸生有這樣子任務須不時拘管痛加教誨使其改過遷善倘教而不改或以家法嚴治否則送官重處萬萬不可姑息養癰貽患小則敗壞田園家產大則至於殺身喪命辱及閨門也還有

造鑄私

錢一事

新例更是嚴

切定例內

一私鑄為首者及匠人處斬家產入官為從及知情買使者

處絞立決賣錢經紀舖戶與販攬和私錢者俱責四十板

枷號一個月流徙尚陽堡在京總甲在外各鄉村十家長

知私鑄而不拿獲舉首者俱照為從者處絞若不知情係

旗人鞭一百民責四十板有傍人告捕私鑄者審實賞銀

五十兩



刑律政略 卷之四  
私鑄行使之罪如此重大人生在世百工技藝皆可立業成家即家無恒產生理無資就肩担背負也可養生傭工力作亦可度日何苦做此違條犯法身家兩敗之生理立時斬首家產俱無更且連累鄉保十家長等同罹重罪至於錢行經紀兌換錢舖早起晚眠無非是將本圖利乃不安本分買販私錢攬和行使事犯流徒口外尚陽堡地方帶累妻子同去生為異鄉之人死作異鄉之鬼仔細思之可不痛哉再有逞刁健訟一節亦是爾民應知的法度

### 訴訟律

凡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陳告若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

稱訴者

審理即實亦

答五十

凡誣告人流徒杖罪

不論已決配未決配

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

百流三千里若所誣徒罪人已役

被誣告問成徒罪者已到站着役

流罪

人已配

已解到流徙地方

雖經改正發回驗日於犯人名下追徵

用過路費給還被誣之人

驗日是通筭被誣之人所問徒流地方解去發回的日期路程

共用了多少銀錢盤費在誣告犯人名下照數追出給還被誣之人也

若曾經典賣田宅者

着落原告犯人備價取贖若因而致死被告隨行有服親

屬一人者原告坐絞監候除償費贖產外將犯人財產一

半

原告所有田土家產分撥一半

斷付被誣之人若誣告人至死罪所誣

之人已決者

依原問之絞罪斬罪

反坐誣告人以死

誣告之人雖反坐問抵斬絞死



罪仍令備償取贖斷付家產一半未決者是被誣之人雖問成絞斬之杖罪猶不曾處決將誣告之人

一百流三千里就於配所加徒役三年

凡教唆詞訟人本不欲告而挑唆其告狀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

人者增減情罪是替人寫作狀詞將原告欲訴之情及被告應得之罪或增或減顛倒是非陷人犯法與

犯人同罪教唆寫作之人與誣告犯人一同問罪

夫逞刁好訟實敗家破產之尤凡人居家處世務須和睦鄉里買賣不可過刻言語不可輕薄凡事忍耐讓人一步即事有斷不可忍者亦須聽鄉黨解紛親朋講處何事不可完結而每為戶婚田土口角微嫌訟訐不休且或悞聽匪人造事生端兩邊挑撥致人骨肉參商經年拖累即使理直氣壯官司得贏其間守候盤費及差人拘押需索所費無不皆出借貸抑或典賣田園氣雖得伸家產已破矣萬一審屬誣告輕則加等受責辱及父母重則流徙邊遠帶累妻子試看律設誣告加等取贖斷產之條例有追究主唆教誘之罪而無知越訴即審理是實亦加治罪之律煌煌法度豈不利害爾民再看凡有爭強負氣好打官司告刁狀的人無不破家蕩產後悔難追何如諸凡忍耐保守身家共做良善之為上也思之慎之



告終養文稿

為孀母年邁循

例終養事竊

卑職

一介株儒幸叨末屬自三

十八年十月蒞任今職迄今兩載蒙

憲臺覆載生成得以循

分盡職每自顧草芥微名未嘗不同此忠君報國之心也獨是

卑職

嫡親母顧氏孀居孤苦形影相弔年已七十有三氣血漸

衰風燭不定兼之疾病纏綿醫藥罔効

卑職

一門之內終鮮兄

弟每念罔極恩深無人侍疾將來報君之日猶長而報親之日

漸短矣伏見



聖朝以孝治天下查定例內凡官員父母年老七十以上戶內別

無次丁者准回籍終養今

卑職

與例相符仰懇

憲臺廣錫類

之仁遂烏鳥之私轉詳

各憲具題解任倘老母遷延日月

卑

職得以奉侍餘年則生生世世啣結不忘矣

拙翁先生宰肥邑嘖嘖有政聲第因

太母年老鬱鬱不樂

時欲乞終養辛巳春決志上請自繕文稿未及行忽有大城

河工之役羈留五月及歸而

太夫人已抱恙未幾即仙遊

矣拙翁以未得遂志日夜悲號余目覩之不忍沒其意故

校閱是編而以此稿附於後雖寥寥數行而詞意真懇俱從

至性流出不減李密陳情

黃介園識



附碑記公呈序文

義學碑記

肥鄉縣儒學

教諭蕭九奏  
訓導劉祚昌

全謨

國家學校之設上自成均下及郡縣領之以專官攝之以提調比  
 及三年試之於學臣其於稽古建學立師之典可謂彬彬盛矣  
 然郡縣與童子試者皆俟學臣考取後方入學肄業至於蒙養  
 之初則家自為教人自為師而窮鄉僻壤不乏聰明俊秀之子  
 弟率汨沒於負來荷鋤之下其於聖功養正之道尚缺焉未講



獨肥鄉則更甚乙巳漳水之變城郭湮沒官吏師生蹴居邑東偏之舊店營村城社衙署類皆草創而文廟廊廡尤爲湫隘逼窄當事者相視傳舍久矣巳卯冬邑侯范公初蒞任例行謁廟禮展拜之下愀然揖奏等曰此肥大成殿乎如此數椽何以庇風雨甚非有司所以釋奠先師也况我

聖天子崇儒重道特發內帑金加修曲阜聖廟富麗巍峩至今瞻仰者人起肅儼之心又

御製萬世師表扁頒行天下郡縣而肥大成殿如此何以爲縣御扁地乎甚非有司奉行

朝廷之意旨也越明年癸革利興人和政理乃慨出俸金召工匠授丈尺僱夫役計工程日革故鼎新施以塗墍飾以丹堊而規模宏敞矣公尤不時身親督理時有童子數輩就學宮誦習者公見之曰爾等無家塾乎聖廟非兒童讀書地也我爲爾等建學舍具館金延師以教可乎童子皆踴躍再拜而謝公遂携奏

等相地於學宮之東左奎閣右泮池近聖人之居挹奎璧之光捐金若干市地一區建屋三楹繚週垣樹門屏擇邑庠生石躍



龍爲蒙師遠近童子有不能讀書及穎慧可教者咸招而進之而邑之來學者日衆矣公於朔望謁廟畢卽詣義學教以習揖讓循幼儀間講小學數則不啻諄諄三覆焉奏等每叨追陪之末得以目擊盛舉不禁拜手颺言曰我公其知人材根本之地乎

朝廷取童子於學成之後公能培童子於蒙養之始今日童子之洒掃卽異日

朝廷之霖雨也今日童子之應對卽異日

朝廷之言路也今日童子之進退卽異日

朝廷之稽拜也公仰體我

皇上頒小學以端蒙習之功詎淺鮮哉鄭民之歌子產曰我有子弟而教之肥民戴公其謂之何公諱大士號拙存家江南之如臯治肥政蹟茲不具載余特勒石義學以紀公造士之盛典并以告後之吏茲土者

立文約人杜亨衢因

本縣范父母建立義學以修曠典願將文廟東庄基一段通



街路一條共計地一畝九分東至駁道西至通街駁道南至張寵北至張彩四至分明今同五尺行經紀杜名登當官賣作義學基址共價銀兩整其銀當日交足外無欠少恐後無憑立文約存照 南北二十步 東西二十步零四尺庄西通街道南北長六十八步四尺

康熙三十九年歲次庚辰十一月

日立石

頌德序

竊嘗讀漢詔云庶民所以安田里無嘆息愁苦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蓋兼乎守與令而言其任專其責鉅其有關於學問識養者亦遠自非明如燃犀恩如嘘枯斷如截鐵更能準平時之安危地之險易與夫人情風俗之澆淳烏能勝任而愉快乎歷紀漢唐來用人不拘格例或臺閣出任刺史或守令入拜三公謂其熟諳閭閻利害情形以之總方畧壹統類調元贊化直取諸其懷而予爾余每遐想



吏治之盛嘆古今不相若也歲庚辰冬肥民介余舅氏子劉雲  
麓持函述肥令范君治狀丐余言余亟招人詢曰爾侯之治肥  
若何肥民再拜加額曰我公治肥甫一載矣德政種種據有實  
蹟我民愛公戴公不殫千里求諸君請爲君述之肥自乙巳之  
變錢糧冊籍盡付衡漳里社借口任意低昂我公戾止痛除積  
弊悉遵科則派正賦役仍諭花戶自封投櫃嚴勅收吏照單拆  
兌則公之德在定賦肥民頗號急公催科易辦往者限例無定  
赴納不前我公戾止均平畫一限照糧分單隨戶給完者卽去  
欠者聽比吏無追呼民無逋累則公之德在寬徵肥土厚而民  
朴夙無健訟箕箒反唇輒興雀鼠歇家科派差役需索半紙甫  
投牽連旬月我公戾止訟無停滯大遣紙皂小悉自拘兩造具  
備細剖曲直往來諄復婉曉曲諭則公之德在息訟肥役雖無  
大姦慝而營窟旣久狐鼠恣行伺意承顏弄法舞文我公戾止  
歎釐宿弊止供辦事無預政紀內庭肅嚴不敢擅入凡有稟事  
大堂面回有犯必懲羣邪斂跡則公之德在剔蠹肥東南一帶  
適當漳衝田廬湮沒民不聊生我公戾止躬親泥塗應有供役



盡行豁除報名彙冊捐俸賑穀南陽堡等六七十村安堵如故  
無賦哀鴻則公之德在賑饑他如講鄉約以宣教化建義學以  
培斯文免里長帶辦之芝蔴革社書無名之攤派助諸生之婚  
娶貧窘一時弱者甦仆者起悍者戢莠者化作奸犯科者改絃  
駕鐵船而假鑪錘者宵遁考績雖未三載坐理僅及期年治效  
已彰彰如此余不禁躍然起曰今天下稱吏治良艱矣上束以  
功令之森嚴下紛以風俗之囂凌事輒掣肘怨叢厥躬而肥民  
之述公者履終遡始若歌若頌娓娓言之不倦雖古循吏曷以  
加諸益信非學問素裕識養素優者疇克當此任之專與責之  
鉅哉曩者余奉

命督學江南稔知范君爲雒臯知名士居家孝友閉戶讀書園林  
池館之樂日與四方賢豪長者吟咏其間性尤慷慨勇於爲善  
佩服先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訓綽有天下已任之風遠近咸慕  
義無窮焉茲筮仕於爾肥也特發軔伊始耳公豈百里材乎我  
聖天子勵精圖治側席求賢察吏治嚴考最行將倣漢唐故事以  
守令入拜三公應運而興者舍公其誰屬歟寧僅區區肥民之



用外政畧 卷之四  
愛公戴公相與聚族而祝公遂足企一鄉一邑之俎豆已哉聊  
撫肥民口辭歸錄縑緗以備他年登三事歷三台銘鐘勒鼎之  
嚆矢云 峕

康熙三十九年歲在上章執徐月中黃鍾下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欽命督學江南通省學政前國子監祭酒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左右春坊贊善兼翰林院檢討翰林  
院編修淦陽年家眷侍生張榕端頓首拜謨

闔縣鄉民霍其民王見善等仝叩



永革里社通馬草料記

邑拔貢生賀文瑀撰

州縣通馬之設所以供往來差遣迎送者也肥鄉原額通馬三十六匹制定官棚喂養舊編草料銀一千九十二兩今除奉文裁扣轉解撥補外止存銀六百三十九兩八錢四分三釐七毫而招募馬夫十八名工食亦例在其中近因協濟差撥往往喂養於千里之外棚鋤鍋槽俱有賃值其間不無靡費侵漁之弊不知起自何時竟爾灘派里社相沿成例以迄於今 邑侯范公初蒞任卽留心疾苦銳意興革剔蠹搜弊不遺餘力查得通



馬草料一項奉有條銀爰召社書前曰逋馬草料爾社受累最  
大本縣卽以此爲革除第一事可免爾等日後無窮之累矣合  
肥二十六社百姓一旦如沉疴立起一旦如久客旋家舉欣欣  
然忘愁苦呻吟之聲而獲室家婦子之樂相與聚族而祝僉謀  
刊石以永惠政駢肩接踵來索言余不禁躍然起曰當世所稱  
賢有司者不過奉行舊例而已不多派一分則地方受一分之  
福又遑恤百姓日後受累乎况自上而下層累以至縣令幾掣  
肘之幾耽視之縱不爲身家計寧不爲功名計乎吾公之治肥  
也以赤子爲身家以政事爲功名自朝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  
舉公之心腹腎腸悉化爲肥之嫫母矣御大事以小心寓慈祥  
於嚴斷未及二載實心實政傾囊倒峽而出他如派正地丁徵  
收裁革社書使費免辦催里芝蔴嚴禁衙役給穀賑饑捐俸完  
逋差不下鄉訟不徇私種種惠蹟難以枚數吾肥自韋景駿而  
後洵不多見者其於當今之賢有司相去爲何等哉公諱大士  
號拙存江南揚州之如臯人宋范文正公裔家世孝友急難行  
義里人誦世德焉宜公之服官行政淵源如此請勒貞珉永式



來茲

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五月

日肥鄉闔縣鄉民李佐君

朱朋邢加印等叩首立石

捐修織席廠記稿

今織席廠舊浮屠地也每朔望鄉人走獻楮幣饌食元旦迄二月望後益樂工優人扮演雜劇迎金石木泥諸妖像旂傘肩輿等儀衛金碧一新掛袍獻履然燈絡繹不絕而孝弟力田之業幾盡奪爲釋氏供矣嗟乎終歲勤動尚恐飢寒况爲此愚迷妄費自趨溝壑乎燦結髮卽駭爲里中蠹長讀書見孔子斬侏儒狄梁公毀淫祠周世宗燒銅佛鑄錢利人又讀韓文公原道云人佛老之人廬佛老之居皆快然其人與事庶幾身一見之然



流俗習痼積重難反迄庚辰歲邑侯范公賑饑屯子堡知民有  
 織席藝幾廢問之曰以織場溺故公憐之乃偕燦與父老相邨  
 之中央得茲地址隆然高起乃斥置邪像捐俸金修新場覆以  
 瓦屋三間凡烈風淫雨河漲諸災舉不足為貧民習業病矣走  
 賽淫祀等事亦以無所施而自止是舉也教養兼備一舉手而  
 建數十年之利除數百年之害其為移風易俗所關至鉅非斤  
 斤一廠之惠而已公諱大士號拙存江南如臯人燦乃偕里人  
 為歌歌曰大哉政兮荒以救生以遂兮邪以闢正以衛兮淫祠  
 梵室俱為生人恒產沙門優伶俱為習業良民水旱何憂兮貧  
 盜何自兮

康熙辛巳秋五十九歲治下病夫毅齋郝文燦頓首拜撰

肥鄉屯子堡士民公立石



天臺碑記

賜進士出身內閣掌典籍事誥勅撰文中書舍人裴大夏撰

考肥邑乘之所載有三山曰天臺曰浮丘曰山子丘相爲鼎峙  
天臺山在舊縣西南隅十五里許相傳有土山民依而居焉是  
以鄉卽名之然聚僻而田沃民逸而家足洎縣治沉漳東遷水  
溢而瀦於東南彼向之官衢歷南陽河頭諸堡接廣平封者盡  
成溪沼軌跡不通今由郡而至天雄過乾侯越漳磁者必經天  
臺山焉冠蓋往來郵筒上下燈火送迎曉夜伺候旣服役奔走



供應諸務與縣中里甲同而更偏此役也天臺百姓重困苦田疇漸荒蕪蹙額者久之已卯歲邑侯范公來蒞茲邑廉知邑中利弊可與興革者鱗次舉廢肥故殘邑也猾胥間隙螟蝨羣黎非一日矣如科糴芝蔴原係正供習弊以來派與里長採買每斗給錢五六文乃扣除例規僅五六文耳里長賠苦而肩痛之借色又攤於花戶名下破額泛濫歲數百石交納斛面篩揚撒漏掌記者又竊半焉奸宄豪霸之徒列市衙前包攬上納與掌記者相表裏較時估三倍其值又供鋪墊席蔴起運腳價等諸色歲分四社屯每畝徵收銀抵條鞭三分之一里書出沒高下不均百姓不堪痛楚是故豐穰之歲常患不給稍歉則流離轉徙矣公甚憫之揭示飭吏芝蔴採買仍動正供不擾於里下起運使費止用二社屯每畝不過二釐而已百姓如負重擔而得弛息飢渴而足壺飡也歡聲如沸邑中舊苦扳報里書之弊每歲春秋兩次里書擇其殷厚之家報之於官社或三五人或十數人冒名諸色打點項動輒千百數無定額押役凌勒往往破其家名曰扳幫抬百姓稍足置田至五十畝以上者則不



敢再置畏里書如蛇蝎富者各投倚仗貧者苦於徭役田疇多致不治公飭諭里書自此以往不得再行扳報卽有物故老死者亦不得破例沾滯百姓得盡力於南畝而安其家業焉至如濟書墨以獎寒士而鄉塾之書聲振夜佈粥廠以食飢人則流離之窮民安堵購隙址以開義學躬尚禮以息民訟比期年間四野改觀非復舊日矣惟天臺之民偏勞如故相謀上告而未暇也客歲秋適公迎兵叅駐轡於天臺者信宿扣知其事卽諭保甲人等曰汝輩旣居孔道傍勞于迎送凡邑中一切襍應供役吾盡免汝等永爲定例卽有繼來宰此邑者吾爲汝等言之衆驩叩頭雀躍而退居無何公以丁艱解組去天臺之民如失怙恃醵金相商立石以頌公德政告予爲文而紀之予曰宰父母也民猶嬰兒也父母之於嬰兒提之攜之疾病則炙炳之癢則搔之痛則摩之飢渴則食飲之必使轉啼爲嬉安於枕席之上然後父母之心乃愉雖在子所不能言父母無不揣而知之詩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公則有焉不幸以衰麻去肥之民不幸也豈獨天臺之民哉天臺之民哀哀思慕而立石頌



德以志不忘厥後棠蔭翳翳氣升地阜屋宇敦隆拱抱於聰紫  
 之根並浮丘山子丘標表於藜莽中肥邑故景雖藐猶存三山  
 賴以復顯也 公之德當在千載萬民豈獨汝天臺之民一鄉  
 一時之幸而已耶 公江南揚州府如臯人 諱 大士號拙存

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七月

日

保留公呈

闔縣鄉民劉遷路韜等

具保狀為瀝陳真實惠民循吏懇天暫准留任交代以愜輿情  
 以風吏治事竊廣平府肥鄉知縣范 方其蒞任伊始正值

大老爺正已率屬澄清吏治之時以故凜奉

憲法冰蘖自矢未及二載實心實政淪浹四境派正地丁錢糧

革除里社雜派給穀賑濟飢民崇俸代完逋欠詞訟不徇情面

簽票不差下鄉他如嚴禁衙役不累行戶不索火耗種種善政



俱有實跡舉肥鄉積年牢不可破之積弊一旦盡行革除鷄犬不驚人民安枕自歷任以來從未有如范知縣之真實惠愛百姓者逐款不便條陳自不能掩

大老爺之耳目今陡於七月初六日丁母憂合縣老幼百姓奔走號呼填塞衙署哭聲震天不啻嬰兒之失慈母<sub>遷</sub>等非不知丁憂解任義不可留但念新官到任尚需時日范知縣少留一日則合肥數百萬之生靈且受一日之福譬鮒魚失江海尚望涓滴於餘波旭日漸韜光猶冀餘輝於晚照叩懇

天恩大老爺俯憐窮黎暫准留任以俟交代則一邑之輿情共愜而九郡之吏治益風矣爲此哀籲上告

巡撫部院大老爺案下施行

康熙四十年七月



送別序

歲辛巳雉臯范父母蒞肥之二載秋七月以罹 太孺人之變

將解組四境倉皇如窮人無歸有千里奔走赴院保留者有立石臺山之下以誌永思者而邑東南王家莊等八村居民頻漳田廬淹沒昏墊之慘甚於他所其受公委曲軫恤之恩尤渥且深八村之民固已尸置公位而俎豆之雖婦人女子每食蔬羹必獻焉僉謀肖像立祠未果而公扶襯南還矣鄉民李芝之義率衆奔告於余曰我公其旋矣吾儕小人何以爲情耶君邑紳也



我公顧我復我君目睹也其爲吾儕勒諸縑緗以頌之余拜手  
言於衆曰今世所爲頌祝之詞者非佞卽諛耳或撫往古循良  
之蹟以鋪張或拾近代吏治之盛以夸誕大抵居官蒞事之時  
下持此爲承奉上亦假此爲美觀乃甫解任而詛咒與向之頌  
者祝者一旦羣起而裂眦相視矣固民情之不古歟抑父母斯  
民者未盡厥道也則爾民今日戀戀於我公之旣去也情斯真  
矣意斯誠矣何以文爲雖然爾愚氓也能感諸心而不能喻諸  
口願爲爾頌之自衡漳南徙爾適當其衝秋鮮西成冬無蓋藏  
則爾民之所迫者非飢寒乎我公惻然隱痛不惜割一已之口  
腹以急爾萬民之性命捐資買穀按口給賑每歲一行於仲秋  
再行於歲暮試與爾誦公賑飢示云值此中秋令節各携升斗  
之糈共慶團圓之月與時下又屆歲除門庭積雪釜甑生塵保  
無有啼飢號寒難以卒歲者滿目悽惻一腔懇摯真不啻抱赤  
子於膝上而乳之哺之也則我公二載之撫爾民也較爾民今  
日之情其真切爲何如厥土塗泥厥賦取盈蕩析餘生何以堪  
命則爾民之所苦者其追呼耶我公足跡所經就寓於目者動



於心積逋難完公不忍敲朴割廉俸以捐賠里長開報當堂領  
兌民欠完而 國課不虧兩全之道也試與爾誦公捐賠正賦  
示云去年被水地方今雖退出多未佈種且廬舍傾頽民鮮棲  
室見此哀嗷何忍漠然願爲捐賠少展惻怛嗟呼官長不額外  
以累窮民亦足矣而公獨於惟正之供慨行捐輸真不啻起瘡  
痍於白骨而直回有憾於天地也則我公二載之撫爾民也較  
爾民今日之意其誠求爲何如吾知爾民戀戀於公之旣去也  
夫仍公之真意流通也夫仍公之至誠動物也公其扶 太孺  
人之樞而往也其如此呱呱之嬰何也彼世之父母斯民者慎  
毋曰蠢爾頑爾難以見德爾請以觀今日之肥民請以觀今日  
之我公 告

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九月下浣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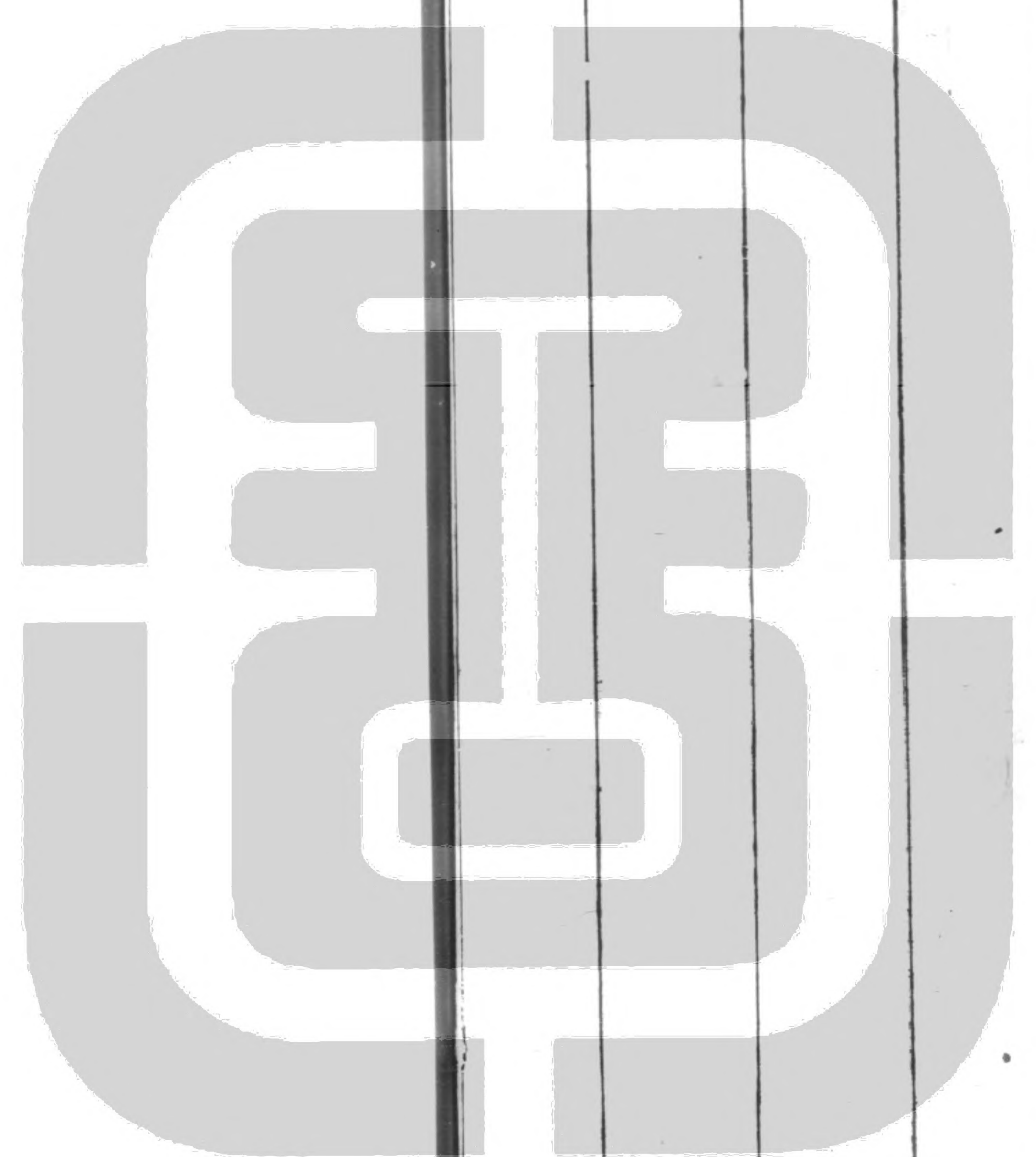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吏部候選文林郎年家治弟張瑞生頓首拜  
肥鄉東鄉居民李芝義等公叩獻



月鄉政畧

卷之四

肥鄉政畧卷之四終



同治  
歲次



